

第二十一回 謝金蓮哭訴衷腸 張貴兒感剖心腹

詞曰：

燭影搖紅，向夜闌。乍酒醒，愁難遣。悲來生怕說緹縈，鬧惹心情極。

回首雲沉雨散，憑闌干，東風淚眼。海棠開後，燕子飛時，黃昏庭院。 右調《憶故人》

話說藍能聞貴兒說出綠林兩字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拔刀要殺貴兒。金蓮在簾內聽見大驚，忙使侍女出來抱住道：「大王息怒，小姐有話與大王說。」藍能罵道：「我殺爾，直殺個豬狗般！」恨恨而入。金蓮接住道：「爹爹息怒，此子雖出言不謹，可憐他年少有此才學，殺之可惜。」藍能道：「正惟其有些才學，而敢恃才傲物，不殺之，被將眼中無人！」金蓮道：「昔曹操能容瀾衡，而爹爹獨不容一黃貴兒耶？」藍能道：「他既不肯順從，我留之何益！」金蓮道：「爹爹用人與孩兒大不相同，爹爹用人要那脂韋潔楹、阿意順從的人。孩兒取人，則要那廉潔正直、落落難合的人，蓋阿意順從的人，全無氣骨，隨風轉舵，可以共安樂，不可以共憂患。落落難合的人，純是仁義，常變不移，可以共安樂，亦可以共患難。今黃貴兒，所謂落落難合者也，孩兒正喜歡這樣人，得之可為後日之靠。」藍能道：「爾言雖似有理，但我已反面，叫我怎好又去求他？」金蓮道：「不須爹爹自去求他，只把他送至花園，假說禁錮，孩兒自有個方法，不但要他順從婚事，且他要死心塌地輔佐爹爹成王霸之業。」原來藍能平日極愛這個女兒，亦最信這個女兒，聽金蓮說了，就叫進一個將來，吩咐將貴兒押至花園，把門反鎖了自去。可憐貴兒：

才憑舌劍斷拘繩，又入空園鎖暮雲。

再說貴兒走進園中，見依山傍崖築成一所花園，崖下小小一個亭閣，閣外環植花木。左邊一個石筍，光滑如玉，石下引泉為池，澄泓如鏡。由石筍繞轉一徑，夾以竹桃。由徑行不數武，有個角門，緊緊閉著。從門縫中看去，似另有一所園亭般，花木掩映，看不甚分曉。貴兒看了，轉至閣中坐下，抱膝呆想道：「奴說的話，不曾有甚衝撞他處，可奈藍賊便要殺起奴來？可見賊心賊肝，捉摸不定。那使人來救奴者，必是他女兒。」因歎道：「小姐，爾只道奴是個男子，豈知奴卻與爾一般，枉費爾一點愛才熱腸。」正思想間，斗然憶著公姑不知如何，不覺兩淚交流道：「奴一意說動藍賊得個職事，便可設計救公姑下山，豈意又生出這節事來！今藍賊已變了面，叫奴如何用計呢？」想到此處，撫胸大哭道：「天乎！張貴兒死何足惜，卻不該活活害公姑到此受苦！」愈哭愈想，愈想愈哭，准准哭了一日。天已昏黃，立起身來走進閣後一看，見個小小房子，綺窗微明，右邊設一張現成牀鋪，揭開紗幔，綿被繡褥極其齊整。中間案上，放著一個古爐，香煙猶繚不絕。貴兒心中大疑，不敢就寢，依舊走出閣來，扯張醉翁椅對著石筍而坐。夜將二鼓，忽聞隔牆似人聲，漸漸近來。少頃，笛聲飄起，吹得淒淒切切，萬籟無聲，忽又聞有人倚笛悲歌，而和者哀聲激切，體若飛仙。細聽其歌曰：

梨花院落風初定，月明深夜中庭。仇深入骨夢難成，逡巡坐起，揮淚濕衣襟。

無數雲山排似戟，江鄉何處追尋？子規叫斷月黃昏，不堪回首，親血化青磷。 《臨江仙》

引得貴兒淒然長歎，淚如泉湧。歌完，悲音縹緲，人聲寂然。貴兒驚疑道：「人耶？鬼耶？」不覺心中疑畏，毛骨悚然。忍耐至天明，肚中飢餓，見池邊許多桃子，來至桃下，才伸手去摘，忽聞角門呀聲的響，貴兒縮轉手來，倚桃而立。偷眼看去，見一美人手捻一枝同心蘭，翻然而來。見了貴兒，急把扇子掩了面，側轉身來斂步而立，低低問道：「君其劉郎耶？抑阮郎耶？地非天台，胡為至此？」貴兒忙施禮道：「小生觸怒藍大王，蒙著人送至此地拘囚，不知美人降臨，有失迴避，望乞恕罪。」美人道：「然則是黃郎也！」因以手中花示貴兒道：「聞郎席上賦詩如同宿構，此花生得殊堪愛惜，今幸相遇，乞賜一詠。」貴兒道：「小生因藍大王之命，勉強塞責，原不成詩。今在美人之前，安敢亂道。」美人道：「佳章已承藍小姐賜教，何必太謙！」貴兒見他求得懇切，只得詠一絕道：

八瓣分張鎖小園，皺眉無語暗消魂。

玉人不解心中恨，笑指孿胎索句論。

美人微笑道：「聞藍大王極愛郎才，暫雖被禁，終當重用，何必便生怨恨？奴聞詩貴哀而不傷，今郎觸物抒懷，雖極工貼，未免悱怨之情太過。待奴呈一和平之音，以解郎憂可否？」貴兒忙揖道：「美人藥石之言，小生當書紳，更蒙不吝珠玉，懇即賜教。」美人新鶯般，嬌滴滴念道：

蘭兒蕙妹總堪憐，攜手雙雙締宿緣。

借問同心誰得似？玉闌干外並頭蓮。

貴兒聽完，喟然道：「比興復工，意深詞蓄，洵非美人不能道也！小生不如遠甚。」美人道：「不鄙足矣，何敢當郎過譽！」因復指貴兒身旁一花道：「此花名蝴蝶花，生來亦甚可憐，乞郎再賜一章。」貴兒看那花，其葉似萱而扁，花色黃中有一大紅點，中抽一心，心外有黃鬚，三莖繞之，絕似蝴蝶。貴兒道：「美人白雪之詞在前，使小生辱吻俱燥，奈何？」美人道：「名花不再，錯過可惜，郎勿只管推辭。」貴兒只得復吟一絕道：

山雲鎮日鎖山樓，蝴蝶花開不勝愁。

怪殺天公如有意，一心抽出碧梢頭。

美人聽了，掩著口斜在一旁，嫣然而笑。貴兒惶愧道：「小生原說不會詩，美人苦苦迫著要做，今何得相笑？」美人道：「奴非笑郎之詩，直笑郎食言恁速耳！」貴兒大驚道：「小生曾食甚言？」美人道：「前奴戒郎勿過為悲怨，而郎道：願當書紳。今此詩比前悲傷更甚，豈非食言？」貴兒謝道：「小生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，故觸景傷情，言皆隱痛，今當力戒之矣！」美人復道：「此題，郎單單做個花字，全然抹卻蝴蝶，雖彈精竭慮也未必便出得頭來，何不與蝴蝶合成一體，又有照應，又不礙手，做出來還要使人驚破膽哩，豈止出頭而已！」貴兒大為欽服道：「美人之言，所謂確乎其不拔也，願乞賜教。」美人吟道：

花變蝴蝶蝶變花，花蝶難分莫要差。

願得蝶花成一體，雙雙飛出野人家！

詠畢，貴兒正要稱贊，忽隔牆叫小姐甚急，美人倉皇回去。貴兒聞叫，大為驚異道：「此女是誰？如何叫小姐？」正在思疑，忽見一小婢手提花籃，披花拂柳而至。見了貴兒，以手招呼道：「相公這裡來，小姐叫奴送盒與相公。」說畢，直進閣中，把食盒擺在案上。貴兒近前視之，見一碗荷花飯，一簋禾蟲菜，一個小小水晶壺滿貯羅浮春，異香撲鼻。貴兒道：「吾聞男女非受幣，不交不親。小生安可受小姐之賜？」小婢笑道：「唱和猶可，而獨不可受其賜乎？」貴兒亦笑道：「雖然，小姐高姓大名？乞姐說明，我方受此。」小婢道：「相公吃了，奴就說。」貴兒肚中飢甚，真個坐下，把飯來吃了。小婢收起盤盞要去，貴兒扯住道：「姐姐道吃了就說，為何避去？」小婢笑道：「待奴取了茶來。」貴兒依他。少頃，提著一個宜興罐兒，來至閣前，將罐置於地下，叫道：「相公，茶在此！」說畢，如飛去了。至夜小婢又送盒來，貴兒苦苦求他說，小婢道：「相公久久自明，不要性急。」推個事故先自去了。貴兒只得把來食了，想道：「此女大有情於奴，聞他說藍小姐送詩與他，必與藍小姐有交，莫若待他再來，求他轉求藍小姐，放奴下山，豈不甚好？」想了一會，身子覺倦極，就臥在醉翁椅上。聽更鼓已打了二更，半輪明月向高山上閃將出來，照得花陰披離，擁滿一閣。真個：

高竹清無暑，孤松翠欲流。

貴兒朦朧欲睡，忽聽得角門響，扒起看時，見美人手提一盞紅燈，獨自一個穿花而來。貴兒立起身來，正言問道：「小姐移夜至此，有何事故？」美人忙放下紅燈，深深道了萬福道：「夜長不寐，愁思如積，欲與郎一敘幽懷耳！」貴兒道：「倘藍大王知之，不當穩便，有事還當明日說罷。」美人道：「此地幽僻，閒人不敢亂到，請郎放心。」貴兒道：「小姐高姓大名？與藍小姐有何瓜葛？」美人道：「奴即藍能女金蓮也。」貴兒大驚，拜伏於地道：「小生不知，多有唐突，罪該萬死！」金蓮忙扶起道：「郎勿驚慌，奴還有事要問郎君，望郎勿隱。」說畢，攜著貴兒手進至閣內坐下。金蓮道：「郎君既不願從賊，何不設個法兒逃出家去？」貴兒聞言，只道藍能叫他來探訪他的，也大驚道：「小姐何出此言？小生蒙大王拔之囚虜之中，置之賓僚之上，所謂知己也。士為知己者用，大王若用得小生著時，水裡水裡去，火裡火裡去，如何說不願的話？」金蓮笑道：「郎既肯以死報藍能，能以女招郎，郎何不許？」貴兒道：「小生身沾暗疾，恐誤小姐，故不敢許。」金蓮道：「這也罷了。藍能欲奪郎，奴救之，即許軟監此地，亦可謂始終惜郎矣，郎何便怨恨入骨？若比國士報知己，固當如是耶？」貴兒道：「小生何曾敢怨恨大王？」金蓮道：「『玉人不解心中恨』，所恨是誰？『一心抽出碧梢頭。』欲出到那裡去？」貴兒聞此，驚得手足無措。停了一會道：「詠物適興，何曾便有此意！昔宋太后有言：『撫過於詩，其罪微矣。』小姐何刻責至此！」金蓮道：「『限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惟有螫龍知』；『到手青錢轉眼空』，可得謂之非譏刺耶？太后特惡揭摘者之非正人，而譏刺恰中時病，故為東坡解釋爾！然豈能瞞得識者？」

貴兒聞言大哭道：「然則小姐必欲以此罪小生乎？」金蓮道：「非也，奴有事求郎，因郎見疑，故相難耳！」貴兒道：「小生一身莫庇，還有何能足應小姐之求？」金蓮道：「奴有海樣深仇，非郎莫報，故不避羞恥，冒夜而來，望郎吐露真情，方好商量做事。」貴兒大驚道：「小姐為藍大王愛女，有何深仇而資小生去報？」金蓮道：「奴自姓謝，藍能正是仇人！」說畢，哭拜於地道：「奴蒲柳之姿，自知不足以配君子，可憐一門被害，所剩惟奴，不戴之仇在所必報，而奴女流之輩，孤掌難鳴，望郎暫從親議，助奴殺賊。事成之後，郎若見憐肯收為妾，奴當服犬馬之役，以報大德。郎即不見憐，奴亦當披緇空門，祝郎千歲！」說畢慟哭。貴兒扶起道：「請問小姐何處人氏？即有深仇，小生子然一身，何以便能助小姐殺賊呢？」金蓮道：「奴義合人氏，祖謝向，父謝山，一門二十六口，萬曆十三年被藍賊慘加屠殺。唯母鄧氏，年少有色，賊擄至山，納之為室。時奴年六歲，賊愛奴母，並得留奴。母謂有奴，尚為報雪之地，遂含垢忍辱以撫奴身。前年，見奴年長，頗知書史，遂囑奴討賊，不食而死。哀哀父母，抱恨若此！望郎大專諸之義，助奴一臂，誅此殘賊。非但生者感恩，死者亦當頂祝矣！」

貴兒聞言，低首想了一會，問道：「然則誅賊之計，小姐必有成謀，乞賜指教。」金蓮道：「此賊盤據此山，七百餘里，峰聯嶂疊，穴深巢邃，路如蛇盤，叢雜難辨，故官軍至此往往失利。為今之計，只宜與他內外交結逢迎，以悅其心，巧說以固其寵，陰謀以圖其柄。兵柄既得，則收其強悍置於平夷，錄其怯懦實之險要，離其心腹，剪其羽翼，然後俟官軍到來，陰與之通，先誅藍賊，次鏟諸砦，賊雖狡獪，不難平也。但藍能多疑，非假至親不易要結，郎其圖之！」說畢，又欲哭拜下去，貴兒忙扶住道：「賢妹既以實情相告，奴亦安敢復相隱瞞？奴實亦梅花村張氏女也！」金蓮聞言，拭淚諦視，見貴兒眼兒鮮鮮，眉兒曲曲，果似女人。貴兒復解下絲鞋淨襪，露出蓮藕般足兒，與金蓮看。金蓮看了驚訝道：「姐姐何為如此妝扮？」貴兒把前後事亦細細述了一遍。金蓮太驚道：「如姐姐所說，與奴正自相等。雖然，今將何以教奴呢？」說畢，歔歔而泣。貴兒道：「賢妹不棄，願結為姐妹，同謀殺賊。事平之後，回到嘉桂，與李公主共事黃郎如何？」金蓮方才拭淚道：「如此則妙。」遂攜手出至閣前，對星月拜下，齊聲矢道：「張貴兒、謝金蓮，願結為姐妹，共事黃郎，同心殺賊，求星月為證，如有異心，神其殛之。」矢畢，復至閣中對拜罷。金蓮回至下處，取酒餚來，相對細細而酌，商議報仇之計。話得投機，直至鼓打五更，方才就寢。金蓮就陪貴兒歇在閣中，二人心中寬爽，倒頭一睡，日上三竿尚不起來，被小婢走進閣內，把手向金蓮亂推醒來，道：「小姐，快快起來，大王處不知何事，著人到來，叩門甚急！」二人睡夢裡忽聞此語，驚跳起來，相顧錯愕，不知所措。正是：

傷弓驚益木，落箸豈關雷？怕是機先泄，如何膽不摧！

未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張啟軒曰：文貴曲而不貴直。此回欲寫哭訴，而先寫索詩，又先寫唱詞。唱詞露意，純在空際著想；索詩探情，全在冷處傳神。已寫到哭訴，仍留而不放，實在好看；貴兒疑神疑鬼一折；婢呼小姐一折；貴兒驚哭一折。哭訴正文，逢迎以悅其心十六句，直伏下六回在內，真無一閒句之文。

醉園評：寫幽境，萬壑千岩；寫苦情，聲淚進裂。允矣至文。

西園曰：二女情景，寫得逼真。

